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春秋配

第二回 張杰士投謀寨主 秋聯女過繼胞姑

話說張言行辭別了李春發，望家而走。只見疏星半落，天上殘月猶掛，鬆梢披霜戴露。渡水登橋，慌慌張張，總是心中有事，哪肯少停，不多一時來到自己門首。敲了敲銅環，叫聲賢妹開門。卻說張言行妹子，名喚秋聯。因父母偕亡，依哥哥度日。生得容貌端莊，舉止溫柔。刺鳳繡鸞，無所不能，無所不會。昨夜因哥哥不回，等到三更時分，方敢安寢。黎明時節忽聽哥哥打門，急忙起得身來。尚未梳洗，應聲走到門前。閃開門，說：「哥哥回來了。」張言行道：「回來了。」把門關上，回到房中。秋聯問道：「昨晚哥哥哪裡去來？」張言行道：「昨宵同李春發一處飲酒，不覺醉了，因而宿下，未曾回來。」秋聯道：「原來如此，哥哥可吃茶麼？」張言行道：「不用，你快收拾包裹帶了釵環細軟東西，姑娘病重，要去探望。」秋聯道：「想是侯家姑娘麼？」張言行道：「正是。」秋聯道：「她乃久病之人，不去倒也罷了。」張言行道：「賢妹差矣，這一病比不得往常，定要去看看。」秋聯道：「哥哥言語有些蹊蹺，為何叫妹子帶了釵環細軟呢？」張言行聞言著急道：「哎！賢妹哪裡知道，恐怕到了他家多住幾日，家中無人照管，不過為此。」秋聯道：「既這等說，待我梳洗完備，做了早飯，好隨哥哥前去。」張言行道：「這倒使得。快梳洗了用過飯，以便同行。」秋聯遂歸繡房，急急打扮。心中卻暗想道：哥哥這般言語，到底叫人疑惑。數日來未曾提起，忽然這樣催促。或好或歹，只得任憑哥哥主張。不覺潸然淚下。這張言行見妹妹歸房之後，雖是賠著笑臉，卻暗裡帶些愁煩。「俺雖是鐵石心腸，豈不念同胞之情。但我心懷不平，要入山落草。只得把手足之情，一齊拋撇。只俺自己知道，不敢明言。」正暗自忖度，忽見妹妹收拾妥當，將早飯擺在桌上。二人同吃了，然後鎖了門戶，扶著妹妹上了馬，望侯家慢慢行來。走夠多時，才到門首。張言行道：「已到姑娘宅邊，賢妹下馬來，待我叩門。有人麼，快開門來。」

卻說侯老兒，名喚上官。聽得有人打門，失了一驚道：「聽得馬聲亂嘶，人腔高唱，有什麼事情，這等大驚小怪。」忽聽門外又說道：「姑爹開門。」上官方知是親戚降臨，開開門道：「原來是貴兄妹們，快請裡面坐。」張言行將馬拴在槽上，然後同妹妹走上草堂。侯上官道：「你看這草堂上幾日未曾打掃，桌椅上落得灰塵如許，待我整理整理。」張言行兄妹方才施禮，說：「姑爹萬福。」侯上官答禮道：「你兄妹二人可好。」張言行道：「承問承問。」侯上官道：「快請坐下歇息。」轉身向內喊道：「婆兒快下牀來。」張氏道：「我起牀不得。」上官道：「羅郡姪兒姪女看你來了。」張氏聞聽又悲又喜道：「待我扎掙起來。」氣吁吁移下牀時，險些昏倒。拄著拐棍，慢慢行來。說道：「我兒們在哪裡？」張家兄妹慌忙迎下草堂向前攔住，說：「我們就到內室去看姑娘，為何勉強起來，若要勞碌著，反覺不便。」欲要施下禮去，張氏道：「不許你們見禮，是什麼風兒吹到吾家，今日相逢，叫人淚下。你二人來到剛剛湊巧，姑娘們見一面也得眼目。」二人問道：「姑娘病體較前如何？」張氏道：「我這時候如草上之露，風中之燭，難保朝夕。論理這樣年紀，也是死得著的，到不必較量。今日我們聚著也非偶然，只是有累你們遠來，甚覺不安。」張言行道：「理當問候姑娘，何必掛齒。姪兒到此一則探望，二則要貿易他鄉，只是牽掛妹妹無人照料，意欲把我妹妹與姑娘做一螟蛉女兒，不知姑娘意下如何。」張氏道：「這也使得，但未曉姪女肯與不肯，再作商量。」秋聯道：「哥哥既有此心，在家何不與妹妹商議明白呢。」張言行道：「非不與妹妹說明，恐先與你告知，你不肯來，卻耽擱了我的買賣，故此相瞞並無別意。況且姑娘這裡勝似咱家十倍，晨昏相依，倒覺便宜。過來拜了父母罷。」秋聯低頭沉吟，心中自思，如不依從，是背長兒之命，無依無靠，一旦做了螟蛉，又恐怕將來沒有下梢。正自輾轉不定，只聽哥哥又來催促道：「過來快些拜了爹媽。」秋聯無奈，只得跪倒庭中拜了四拜。滿眼含淚，卻不好出聲啼哭。起得身來，張言行隨後也就雙膝跪下道：「我妹妹雖漸成人，但四德未備，還望當親生女兒教訓。侯姪兒時來運轉，倘有發達日子，不敢辜負大德。」拜了兩拜，侯上官扶將起來。張氏道：「我是姑娘與她親娘相爭多少，你的父與我又是同胞，自然久後擇個才郎招贅吾家，到老來時相為依靠，豈當外人相待。」侯上官接口道：「我兩口兒又無男，又無女，冷冷清清。得姪女為螟蛉，與親生何異。將來得個美婿，結成婚配，我二老臨終，難道他不發送我們。算來真是兩全其美，難得難得。」不覺手舞足蹈起來。張言行又從懷內掏出五十兩銀的包袱，放於桌上，說：「些須幾兩銀子，權為柴米之資。」侯上官不肯，道：「你拿在路上盤費，我家中自會擺佈。」張言行道：「姪兒還有剩餘，不必推辭。姑娘姑爹在上，姪兒就此告別。」侯上官道：「賢姪多住幾天再去不晚。」張言行道：「起程在即，不能久停。」侯上官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不敢強留了。」張氏道：「我抱病在身，不能送你。姪兒在路須晚行早宿。逢橋須下馬，臨渡莫爭船。牢記牢記。」張言行道：「多蒙姑娘吩咐，姪兒曉得。此去自有經營，無煩掛念，就此拜別。」秋聯上前扯著衣衫道：「哥哥千萬保重，須早去早歸，斷不可久戀他鄉，使妹妹盼望。」不覺流下淚來。張言行道：「非是做哥哥的忍心遠離，總因心懷不平，又有要緊事相約，不久幾月就來看你，不必傷慘。在此好生服侍姑爹姑娘，哥哥在外亦好放心。」說完，把馬牽出大門以外。侯上官隨後拿著酒壺酒杯說道：「我與賢姪餞別，多飲幾杯，以壯行色。」張言行道：「又蒙姑爹厚愛，待我領情。」接過杯來，連飲三盅，拜辭上馬而去。正是：勸君更盡一杯酒，西出陽關無故人。這侯上官看著走得遠了，方才把門關上。回到內室，滿面堆歡道：「不料今日有此喜事，婆兒你收了女兒，早晚有了依賴，姪兒又留上這些銀子，我想坐食山空，也非長策，不如再湊辦幾兩銀子，並這五十兩，出門做些買賣，得了利息，才好過得日子，豈不更好。」秋聯道：「母親當這時候，爹爹還去做買賣，不如在家相守為正。」張氏道：「哎！此話你莫向他說。如今有你伴我，任他去罷。你且扶我睡去。」秋聯應聲：「曉得。」遂各安寢。過了數日，侯上官打整行囊，並帶資本，又拿著刻名刀，以防不虞。出門經營去訖，落得母女在家相敬相愛。這張氏逢了喜事，倍覺精神，病體漸漸安和了。

不知張言行歸山，侯老兒貿易後來如何，待後分解。